

聊齋誌異

卷拾伍

聊齋誌卷十五目錄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金和尚

役鬼

細柳

画馬

局詐

鍾生

醫術

鴻

象

周克昌

王貨郎

罷龍

馮木匠

某甲

衢州三怪

拆樓人

大蝎

司札吏

聊齋誌異卷之十五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甄后

洛城劉仲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彩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

惜、危坐磨磚者非子耶、乃展錦韞、設瑤漿、促坐對
飲、與論古今事、博洽非常、劉茫、不知所對、美人曰、
我止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
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澄徹、
既而曛暮、從者盡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
已復集、美人起、妝容如故、髣髴修整、不再理也、劉依
苦詰姓字、答曰、告即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
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寔不忍、今日之會、亦

聊以報情痴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遊戲富貴者數載，過此即不復置念。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盒贈劉作別。遂登車，雲擁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思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即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嫗言即作尺一書，我能郵致。

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為函、付姬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至門、者以我為妖、欲加繫繫、出即君書、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歛歔、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即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女、即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

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
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荅云、妾
銅雀故妓也、劉疑其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
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
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
侍床簀耳、一日有瞽媪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
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驚走、羅衿已斷、劉以
杖逐擊之、犬猶怒齧、斷幅頃刻碎嚼如麻、瞽媪捉領

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劉欲買犬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為妖。母詰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惡，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為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分義絕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要豈禁咒所能譴耶？乃束薪爇火，拋堦下，瞬

息烟迷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已而烟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嫗問之、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嫗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復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天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痴、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矣、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
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憇止、入則有布衲道人
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
此耶、道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
溫、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為撫一
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
亦佳亦佳、但未足為貧道師也、溫以其言誇、轉請之、
道人接置膝上、終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群

集庭樹為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覆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踈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由是溫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程，離家数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邨，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遽入，登其堂，閤若無人。俄一女即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偶，繫情殊深。俄一老媪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媪言宿當不妨，但少床榻，不嫌屈體，便可藉藁。

少旋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荅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何如？媼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媼既去，溫視藉草腐濕，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夜遂歸。邑有林下，郤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一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

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溫勢忒微、不許、然女自聞琴
以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
乖意沮、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
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痴、轉思作想、日、
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
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
裏度、將昏曉、今日個、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了已
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

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
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悅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
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適葛
經闥門、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
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
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歛筵優
渥、既而告別、座下遺女舄一鈎、心頓惡其儂薄、因呼
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

有綠菊種、各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
株化為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起
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復披讀、不知其所自
至、以春為己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
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
以其評褻、奪而投之、葛僅讀一兩句、蓋即閨門所
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為良工所贈、歸告夫
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

夫人恐其跡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
喜極、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
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為僚僕之戲也、既知其
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澁、似將效已
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携琴去、則終夜寂
然、因意為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為奏一
曲、而設絃任操、若為師、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
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